

唐太宗“大营北阙”所在之考辨^{*}

龚国强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史地调查资料,对唐太宗“大营北阙”的所在进行考辨,否定其为玉华宫、大明宫的可能性,并对其地点应为唐太极宫玄武门—显道门一带作了多方面的论证,试图对这一莫衷一是的学术问题形成更为明晰的认识。

关键词 唐太宗 北阙 太极宫 弘法院 大明宫

DOI:10.16319/j.cnki.0452-7402.2025.08.008

一 问题的提出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第二》载:贞观二十年(646)“十月,司空房玄龄及将作大匠阎立德大营北阙,制显道门观并成”。提及北阙的建设工程等级高、规模大,还特别说明了其中的显道门及门观项目都已完工。

北阙开工后两年,开始有头脑清醒之人反思多年大兴土木(包括北阙工程)的做法。唐吴兢《贞观政要》征伐第三十五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贤妃、充容徐惠上疏谏曰^{〔1〕}:

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徐妃的谏文,主要历数贞观二十二年以前对外频兴战事以外,还接连实施北阙、翠微、玉华等宫室的大型建筑工程,以致造成了民力国财的极大耗损。

然而,上述两条史料,仅点明翠微宫、玉华宫两处离宫的建设工程地点,而“北阙”工程的地点却并未确指,所以自清代以来,学者们解释纷纭,主要有玉华宫、大明宫、太极宫三种不同的说法(具体详见下文),结论莫衷一是。

由于“北阙”之所在事涉重要,直接关联到唐初宫廷历史、宫廷建筑、政治制度以及玄奘弘扬佛教等诸个重要问题,故笔者本着澄清史实之愿,结合史料记载和实地调查资料,试作唐太宗大营“北阙”之所在的考辨如下,恭请方家指教。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项目编号:DF2023YS14)资助,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LSYZD2019)的阶段性成果。

〔1〕 (唐)吴兢撰,(元)戈直集论《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成化刻本,第241页。

二 北阙定义之析

首先，需要厘清“阙”“北阙”的定义。

“阙”字最早出现在先秦《诗经》《左传》等著作之中。如《诗经·国风·郑风·子衿》有：“挑兮达兮，在城阙兮。”^{〔1〕}后来其含义更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东汉刘熙《释名》释宫室曰：“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2〕}晋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第二》则更详：“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多少，故谓之阙。”^{〔3〕}可见“阙”最初为宫室门前左右对称但不相连的高台及台观建筑，并通“缺”“厥”字。汉代以后，阙的含义有所延伸，凡宫门、寝门、冢门皆可曰阙^{〔4〕}。又，《金石萃编》卷六收录的汉祀三公山碑曰：“就衡山起堂立坛，双阙夹门，荐牲纳礼。”^{〔5〕}说明祠门也可称阙。尽管如此，一般意义上的“阙”字则主要指城阙，可根据其所在方位，称东阙、北阙等。

本文涉及的关键词“北阙”，在汉唐文献之中较为常见，主要含有两种意思：宫城的正北门、朝廷或宫廷的代名词。

宫城正北门一般称元武门或玄武门。西晋潘岳《关中记》曰：“未央宫萧何造，周回二十三里，疏龙首山土为殿基……未央宫东有苍龙阙，北有元武阙，所谓北阙也。”^{〔6〕}《汉书》卷一《高帝纪下》：“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唐颜师古注：“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7〕}明确阐释了西汉都城长安未央宫北阙用于朝奏的重要政治功能。另外，北阙在汉唐时期还具有悬挂敌酋首领、宣扬国威军威的政治作用。如《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称，汉元凤四年（前77年）夏四月，“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悬北阙，封义阳侯”^{〔8〕}。《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也记：“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羽林军作乱。上密知之……取闲廐马及家人三百余人，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

〔1〕 （南宋）朱熹《诗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7—38页。

〔2〕 （东汉）刘熙《释名》卷第五释宫室，中华书局，2016年，第82页。

〔3〕 （晋）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第二》，载氏著《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922年影印本，第9、10页。

〔4〕 《康熙字典》戌集上·门字部，同文书局原版、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三版，第46页。

〔5〕 （清）王昶《金石萃编》第一册卷六，中国书店，1985年据1921年扫叶山房本影印，第111页。

〔6〕 刘庆柱辑注《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7〕 《汉书》，中华书局，1960年，第64页。

〔8〕 前揭《汉书》，第230页。

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泉常元楷、李慈于北阙。”^{〔1〕}

同时，“北阙”作为皇宫或朝廷的代名词，也经常被广泛使用。例如西汉李陵（少卿）《答苏武书》：“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耶？”^{〔2〕}唐李白《忆旧游寄淮谯郡元参军》诗：“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3〕}白居易《酬别微之》诗：“君归北阙朝天帝，我住东京作地仙”^{〔4〕}等。在唐诗中，为对称和押韵，作为皇宫或朝廷代名词的“北阙”，还多与“南山”相对应。例如孟浩然《岁暮归南山》有“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5〕}、王维诗《不遇咏》有“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6〕}等诗句。

当然，在明确北阙多层含义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由于历代宫殿往往不止一处，故不同时期在位的皇帝，所居住的宫殿是不同的，因此“北阙”的代称也有不同的具体所指。如《旧唐书》卷二二《志·明堂》曰：“永徽三年（652）诏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则天太后总禁闱之政，藉轩台之威，属皇室中圯之期，蹶和熹从权之制，以为乾元大殿……未始临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毁之后，雷声隐然，众庶闻之，或以为神灵感动之象也。于是增土木之丽，因府库之饶，南街北阙，建天枢大仪之制，乾元遗趾兴重阁层楼之业。”^{〔7〕}此处的“北阙”，明确指的是东都洛阳的紫微宫，而不是西京长安的某一宫城。

三 太宗贞观晚年“大营北阙”所在考辨

（一）“北阙”非为玉华宫

唐玉华宫位于唐京畿宜君县的凤凰谷，即今铜川市印台区金锁乡玉华村周围的玉华山麓。其前身是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五月建造的仁智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七月，下诏令“建玉华宫于宜君县之凤凰谷”，次年二月至十月即驾幸并居住于此宫^{〔8〕}，是唐太宗理想的“清凉胜于九成宫”的避暑胜地。

曾有清代和现代学者认为，玉华宫即为贞观末年的“北阙”。清刘于义修、沈青崖等撰的《（雍正）陕西通志》卷七二中，把显道门、紫微殿、金甍门等有关建筑都归入了玉华宫内，等同于把玉华宫认作了“北

〔1〕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69页。

〔2〕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一《书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576页。

〔3〕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三，中华书局，2010年，第663页。

〔4〕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八，中华书局，2005年，第2183页。

〔5〕 （唐）孟浩然《孟浩然集》卷第二，四部丛刊景明本，第14页。

〔6〕 （唐）王维《王摩诘文集》卷一〇，宋蜀本，第81页。

〔7〕 《旧唐书》卷二二《志·明堂》，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440页。

〔8〕 前揭《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卷三《太宗本纪下》，第7、28页。

阙”¹；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二九玉华宫条²、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四玉华宫条³，也同样将玉华宫认作是“北阙”；至20世纪70年代，张永禄主编的《唐代长安词典》中的“北阙”“紫薇殿”条目，实际上都把它们归入了玉华宫⁴；2004年，铜川市仵禄麟、王民编写的《唐玉华宫》，则正式沿用上述北阙为玉华宫的观点，详细叙述了宫内建筑的组成⁵。除了上述这些书籍文章外，亦有诸多报刊文章沿用此说。

事实上，可通过仔细研读和比较古籍资料避免这种张冠李戴性的误区。

其一是太宗徐妃在谏文中，把北阙、翠微、玉华三处宫殿并列于一起，依建设的先后顺序进行述说，显然表明北阙并非玉华宫，两者迥然有别。

其二是从玄奘(602—664)活动的时间、空间判断，也可排除玉华宫为北阙的可能性。

唐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曰：“贞观二十二年幸玉华宫，追奘至。……冬十月，随驾入京。于北阙造弘法院。镇恒在彼。”⁶唐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载：贞观二十二年“冬十月，(太宗)车驾还京，法师亦从还。先是敕所司于北阙紫薇殿西别营一所，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经。”⁷

上述两则文献虽然详略不同，但记载的都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十月玄奘随太宗从东都洛阳返回京城、入居北阙弘法院译经之事，故北阙当在京城长安而非宜君县的离宫玉华宫。这是玄奘同时代高僧、身边亲近弟子和助手的亲见所述，显然要准确和可靠得多。

(二) “北阙”也非大明宫

“北阙”指大明宫的说法是由高本宪、高永丽先生在《唐太宗“大营北阙”考》(以下简称“高文”)一文中首先提出的⁸。他们认为，北阙意为北宫，而太宗时位处太极宫以北的只有大安宫和大明宫两处；“大营北阙”隐含对原有宫室进行大规模续建缮治的意思，而大明宫范围广、地势高，相较大安宫、鱼藻宫等更合大规模建设之意，所以“北阙”应是大明宫。而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将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后，史籍提及北阙者，多指大明宫，是贞观后期指称习惯的延续，并引据《资治通鉴·唐纪十四》所记：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高士廉薨，上将往哭之，帅左右自兴安门出……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

〈1〉 (清)刘昫、沈亚之等修纂《(雍正)陕西通志》卷七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雍正十三年(1735)。

〈2〉 (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二九《古迹·宫阙·玉华宫下》，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907页。

〈3〉 前揭(清)王昶《金石萃编》第四册，第254页。

〈4〉 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北阙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0页。

〈5〉 仵禄麟、王民《大唐盛世：唐玉华宫》，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7、48、53页。

〈6〉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29、33页。

〈7〉 (唐)慧立本、彦惊笺，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迦方志》三藏法师传卷七，中华书局，2000年，第154页。

〈8〉 高本宪、高永丽《唐太宗“大营北阙”考》，《文博》2007年第6期，第55—58页。

如雨”。进而推测太宗是从大明宫出发，经兴安门前往崇仁坊高士廉宅吊丧，后又“还入东苑”。高文发表以后，其观点开始为学界所关注和引用^①。

笔者研读高文后，深受启发，获益良多。但对于其“北阙”即大明宫的观点不敢苟同，认为与史实有所出入，理由如下：

第一，在唐代史料中，大明宫的始建、改名、扩修、皇帝入御新宫是非常隆重的国家大事，都有明确的实录，但目前仅见有唐高宗入御大明宫（蓬莱宫），却从未见有唐太宗正式启用此宫的史料记载。所以，“北阙”不应为大明宫^②。

据《长安志》卷六、《唐会要》卷三〇、《新唐书》卷三七、《册府元龟》卷一四等记载，太宗贞观八年（634）十月，太宗为备太上皇李渊清暑，开始营建永安宫，翌年正月改名为“大明宫”。五月，太上皇驾崩，于是大明宫建设工程只得作罢，成为“烂尾”工程。后至高宗龙朔二年（662）六月，高宗以自身有恙，且太极宫内潮湿为由，下令扩修大明宫，名“蓬莱宫”。是年置正门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左右设中书门下二省、弘文史二馆。龙朔三年（663）二月续修，四月正式移仗蓬莱宫，始御紫宸殿听政，文武百官奉贺宫殿新落成也。总之，唐太宗只是始建大明宫，而正式启用大明宫的是唐高宗李治。

第二，唐高宗启用大明宫以后，为区别太极旧宫就始称大明宫为“东内”，而太极宫则被别称为“西内”^③。依此逻辑，也可根据太极宫、大明宫的相对位置，以“南阙”“北阙”分别称呼。尽管这种情况并未真实发生，但也隐含着大明宫在高宗以前未被称过“北阙”。

高文认为高宗龙朔年间将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后，史籍提及北阙者，多指大明宫，是贞观后期指称习惯的延续。对此，笔者认为，这反而说明高宗入御、大明宫成为正宫以后，才被许多唐诗或史籍以概指皇宫的方式称作“北阙”，也说明此前概指的北阙只有太极宫。鉴于此，“北阙”所指哪个皇宫，应视具体历史情况作具体分析，切不可混淆。

第三，高文认为“大营”就是建设规模大，以此说明大明宫符合北阙大营的条件，故大明宫就是北阙。此推断或有主观臆断之嫌。

第四，唐太宗看望高士廉的史料记载本身没有问题，但高文的阐释略显牵强，将大明宫与北阙等同

① 如陈晓捷《唐玉华宫建筑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4期，第65—75页；李永《政治斗争与宫城布局——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建原因新探》，《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第181—204页等。

② 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唐纪十四》太宗看望、吊唁高士廉的事迹时，只是试探性地提出了太宗出自大明宫、太极宫的可能性。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此时已有永安宫，永安即大明也。或者帝自永安宫而出兴安门欤？”高本宪关于大明宫是北阙的观点明显是受到了胡的影响。胡三省接着又提出另一个问题：“上出兴安门，至延喜门，长孙无忌迎谏马首。延喜门直皇城东北隅，而兴安门直大明宫城之西南隅，由大明之兴安门至皇城之延喜门，其路迂且违，意太极宫中别有兴安门也。”（《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4页。）为什么太宗不从太极宫南门出、经宫南的横街再拐折南行，而是采取自玄武门出太极宫、经东苑至兴安门再往南的路线？原因可能有二：1、吊唁之事为私事、白事，非政事，不宜从宫城正南门出；2、太宗时居太极宫后宫的寝殿，从玄武门出入且经东苑较为通畅、顺便。

③ “……西内……东内……谓之三内。”前揭《旧唐书》卷三八《志第十八·关内道》，第6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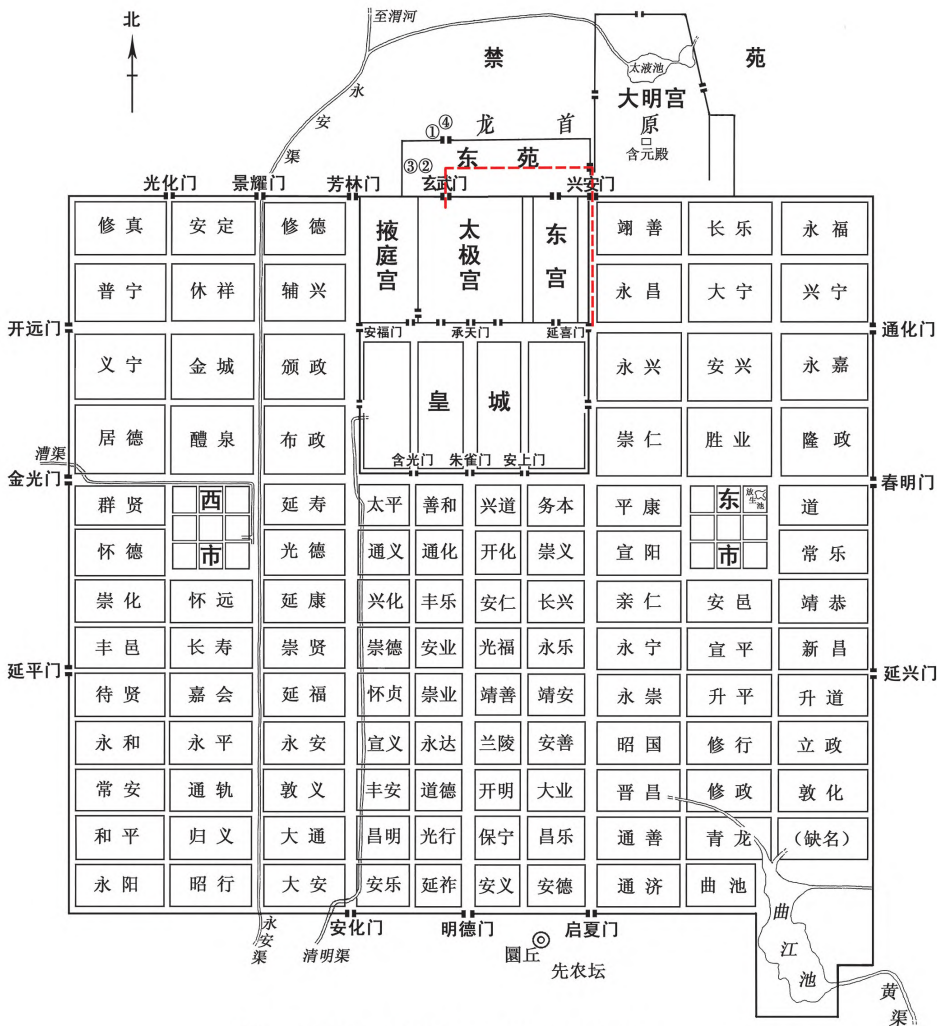
的说法存在明显问题。《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载^①：

贞观二十一年（647）丁未，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_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辄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

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

上述记载全面清楚地记述了太宗前往高士廉宅凭吊的过程，可与《旧唐书》卷六五《列传·高俭（士廉）传》所载^②相对照、补充。据此，太宗的往返路线可作复原如下〔图一〕：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壬

〔图一〕唐贞观末年太极宫玄武门（北阙）及周边环境示意图
改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97页《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图注：①显道门 ②紫微殿 ③弘法院 ④飞霜殿

——唐太宗吊丧往返路线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中华书局，1995年，第6244页。

② “（贞观）二十年，（高士廉）遇疾，太宗幸其第问之，因叙说生平，流涕歔歔而诀。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于京师崇仁里私第，时年七十二。太宗又命驾将临之，司空玄龄以上疾新愈，不宜临丧，抗表切谏，上曰：‘朕之此行，岂独为君臣之礼，兼以故旧情深，姻戚义重，卿勿复言也。’太宗从数百骑出兴安门，至延喜门，长孙无忌驰至马前谏曰：……其言甚切，太宗犹不许。无忌乃伏于马前流涕，帝乃还宫。”前揭《旧唐书》卷六五《列传第十五》，第2716页。

辰，高士廉薨于京师崇仁里私第。太宗率左右数百骑从太极宫玄武门出宫城，进入太极宫东北外的东苑（或称北苑、内苑，下文详述），然后经长安城北郭城的兴安门，进入郭城内、宫城之东的南北向街道，前往崇仁坊的高宅。而正在高宅哭丧的长孙无忌听说后，遂出外迎阻太宗于途中（延喜门附近），伏卧于地，流涕固谏，太宗只得作罢，折返回到东苑，向南望着高士廉宅第的方向而恸哭，后待高士廉棺柩送葬到横桥时，太宗又登汉、北朝长安故城的西北楼进行远吊。此时，大明宫还未使用，故太宗的起点和终点只能是太极宫，这也与太宗“还入东苑”、又顺路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恸哭的路线相符。所以，北阙不可能是大明宫。

第五，遍查唐代史籍及佛教典籍记载，未见玄奘与大明宫（蓬莱宫）有关联的记载，故从此角度来看，北阙也不应是大明宫。

别不多言，仅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记载为证：贞观二十二年（648）“冬十月，车驾还京，法师亦从还。先是敕所司于北阙紫微殿西别营一所，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经”^①。可见当时唐太宗朝寝、玄奘译经的地点必为太极宫而非大明宫无疑。

第六，与当时北阙有关的显道门、金液门等建筑，从未在有关大明宫的史籍中提及过。

（三）“大营北阙”之所在当为太极宫玄武门—显道门一带。

上文既然已经否定贞观末年大营北阙之所在既不在玉华宫，也不在大明宫，那么，笔者将在下文具体讨论“北阙”位置就在唐太极宫玄武门周围一带（图二）的观点和根据。

其一，史料可证太宗时的北阙就是太极宫玄武门。

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庚申日，在太极宫玄武门发生了著名的“玄武门事变”。《旧唐书》卷第一三七上《忠义上·谢叔方列传》：“太宗诛隐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门，叔方率府兵与冯立合军，拒战于北阙下，杀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传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哭而遁。”^②在这场事变中，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诛杀了兄弟李建成（太子）、李元吉（齐王），逼迫高祖李渊不得不退位。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列传下》赞曰：“高祖初即位，与和……太宗身勒兵，显责而阴间之，戎始内阻。不三年，缚颉利献北阙下。”^③即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打败突厥并俘押颉利可汗至太极宫北阙下。

上述两段记载中的“北阙”，明确指太极宫的玄武门。

其二，北阙工程包括飞霜殿、显道门、紫薇殿、弘法院等建筑，工程范围就在太极宫玄武门一带。

① 前揭《唐）慧立本、彦棕笺，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迦方志》，第154页。

② 前揭《旧唐书》卷一三七上《忠义列传上·谢叔方》，第4873页。

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传第一百四十下·突厥下》，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983页。

1. 飞霜殿

位于太极宫玄武门外高地之上，在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就已完工、投入使用。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九《宫室·殿（上）》载：“实录太宗贞观二十年七月辛亥，宴五品已上于飞霜殿。丝竹选奏，群臣上寿，赐绫锦。殿在元（玄）武门北，因地形高敞，层阁三成，引水为洁渌池，以涤炎暑。”^{〔1〕}可见飞霜殿是用于皇家宴饮、消暑的园林式殿堂。

2. 显道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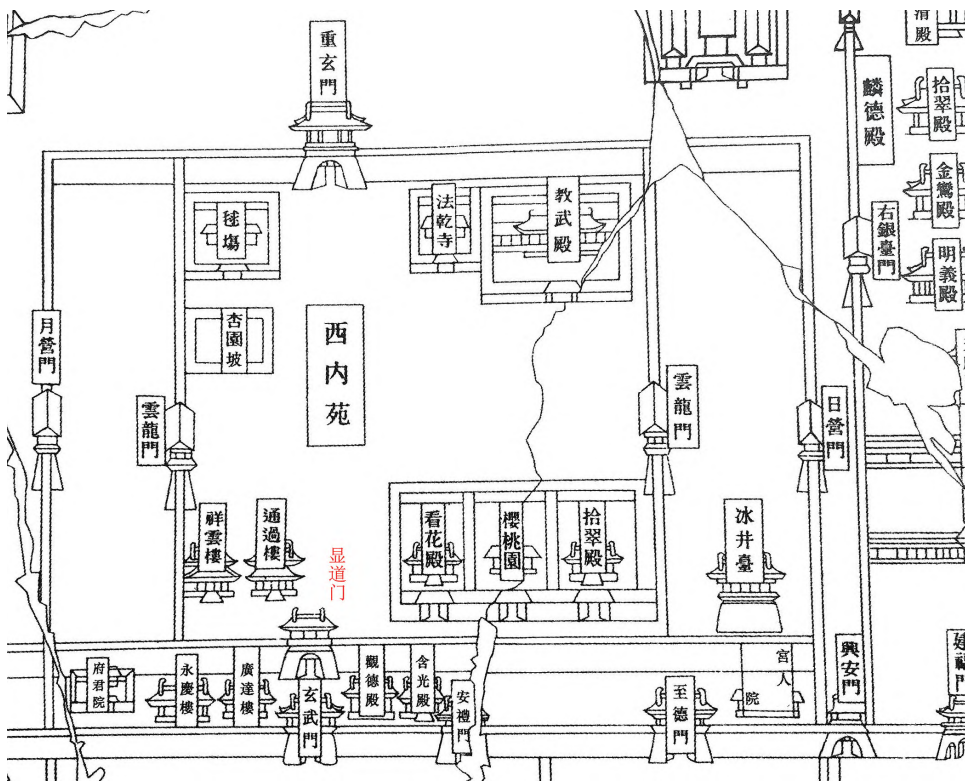
显道门是大营北阙工程

的重点项目，故史料对此进行了特别的说明。《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第二》曰：“（贞观）二十年十月，司空房玄龄及将作大匠阎立德大营北阙，制显道门观并成。”^{〔2〕}说明当时显道门、门楼及围护的城墙都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又《册府元龟》卷八四《帝王部·赦宥第三》记：“（贞观）二十三年三月丙辰甘露降时，太宗虽积病日久，喜见于色，谓司徒长孙无忌曰：今此膏泽，岂朕独喜！朕欲共天下苍生同兹欢庆，宜即为赦文，旦日颁示也。辛酉，百官及京邑士庶并列于显道门外，见系囚千余人咸北面。太宗力疾乘舆，诸司庶僚百姓等车马填噎，顾谓长孙无忌曰：百姓滋盛如此，诚可哀怜。朕方欲尽心布化，令其安乐，而痼疾弥积，事不遂心，因慷慨长息，泣数行下。”^{〔3〕}表明显道门建成后三年，太宗不顾身体有恙，还是竭力在显道门进行了第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即宣赦活动，而百官及京邑士庶、带刑具的千余名囚犯则集中在显道门外听候了宣赦。

关于显道门的位置，南宋胡三省、清代顾祖禹等史学大家早已论及，他们虽未明指，但显然默认在唐太极宫的玄武门一带，为通向皇宫大内之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中，胡三省在“显道门、金液门”的

〔图二〕唐太极宫北阙（玄武门—显道门）位置示意图

改绘自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巨本〈长安城〉残石拓本的初步研究》，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一卷，2015年图版3a，《长安图》残石北大图书馆摹本全图（局部）



〔1〕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九《宫室·殿（上）》，广陵书社，2003年，第2923页。

〔2〕 《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第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3〕 前揭《册府元龟》卷八四《帝王部·赦宥第三》，第926页。

注中认为：“显道、金液为通内诸门，图志不能尽载。”^{〔1〕}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三也持同样看法：“自太极殿以北曰两仪殿，古之内朝也。……太极宫图宫西有左藏库，……宫中有通内诸门，曰九仙、睿武、显道、金液、元德、白兽。”^{〔2〕}

笔者还注意到，宋代吕大防《长安城》石刻图中，标注西内苑的北门为重玄门，太极宫的北门为玄武门，而玄武门以北的一个门则未标名称。根据太极宫北部建筑空间(下文详述)以及显道门位置的记载等因素综合考虑，笔者认为显道门极有可能是在玄武门外，应即上述吕大防石刻图中未标注的那个门(包括门观)[见图二]，是太极宫玄武门外、龙首高地下的又一道门禁(包括围护的城墙)。

3. 紫薇殿

据《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第二》载：贞观二十年“……及帝游幸，敕奉御王孝积于显道门内起紫薇殿十三间，文甃重基，高敞宏壮，帝见之甚悦”^{〔3〕}。可见紫薇殿是一处规模大、等级高、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其始建年代在贞观二十年(646)^{〔4〕}，殿址位置在太极宫玄武门—显道门的空间范围内[见图一、图二]。

紫薇殿是举行宴饮、献俘、接见宠臣等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九《宫室》记：“唐紫薇殿。实录贞观二十二年十月己巳，破龟兹，帝闻之大悦，宴五品以上于紫薇殿，谓群臣曰：四海宁一，六合无尘，帝王之乐也！二十三年正月壬子，受俘紫薇殿。”^{〔5〕}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二《紫薇殿》载：“贞观末，阿史那社尔平龟兹，献俘于紫薇殿。”^{〔6〕}《旧唐书》卷六〇《襄邑王神符列传》曰：“贞观初，再迁宗正卿。后以疾辞职，太宗幸其第问疾，赐以缣帛，每给羊酒。又令乘小舆，引入紫薇殿，以神符脚疾，乃遣三卫舆之而升。”^{〔7〕}记载了唐朝宗室、高祖李渊堂弟、襄邑王李神符在贞观初年升迁为宗正卿，后来因疾病退。贞观二十年以后，唐太宗在召见他时，特许他可以坐舆进入紫薇殿。

也有史者认为紫薇殿不在太极宫而在大明宫之中。南宋蔡梦弼在注解岑参《寄左省杜拾遗》诗句“联

〔1〕 “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显道门外，赦天下。丁卯，敕太子于金液门听政。”胡注：“按《唐六典》，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明德等门为京城门，朱雀等门为皇城门，承天等门为宫城门，嘉德等门为宫门，太极等门为殿门。通内诸门，并同上阁门，显道、金液，其亦通内诸门之门欤？《图志》不能尽载耳。”前揭《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第6266页。

〔2〕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第三册，卷五三，中华书局，1955年，第2321、2322页。

〔3〕 前揭《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第二》，第145页。

〔4〕 辛德勇先生认为，由于元代王士点《禁扁》卷乙中列举隋宫殿名，包括大兴宫下紫薇殿这样的各殿名称，故认为紫薇殿应起于隋代，在西京大兴宫大兴殿之下，或有可能属于大兴宫。然此看法据孤证，暂且存疑。见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载燕京研究院主编《燕京学报》新二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5〕 前揭(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九《宫室》，第2923页。

〔6〕 (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二《紫薇殿》，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7〕 前揭《旧唐书》卷六〇《襄邑王神符列传》，第1161页。

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时，根据《长安志》所述而认为紫薇殿位于大明宫的蓬莱殿之南¹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长安志》并未明言紫薇殿的位置在蓬莱殿之南，而是因为无法明确紫薇殿的归属，所以单独把它放在了别见章中¹²。另外，岑参诗中提到的“紫薇”之名，非指紫薇殿，而是中书省，因为紫薇是唐代中书省的别名，紫薇郎是中书舍人的别称。

4. 弘法院

太宗为玄奘译经所建的弘法院，始建始建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冬十月之前不久。唐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载：贞观二十二年“冬十月，(太宗)车驾还京，法师亦从还。先是敕所司于北阙紫薇殿西别营一所，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经。”¹³

弘法院的位置，可确定在北阙玄武门外、显道门内紫薇殿西侧。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八上：“缘起圣道经一卷，见内典录第六出，与贝多树下经等同本。贞观二十三年正月一日，于西京北阙内紫薇殿右弘法院译，沙门大乘光笔受。”¹⁴其文所述“北阙内紫薇殿”的位置，实际上与本文认为的北阙为玄武门—显道门一带并无冲突，因为正如上文论述，显道门也是北阙的一部分。

其三，玄武门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北阙大营工程的必要性，而其周边地形地势及较宽敞的空间则提供了工程的可行性。

太极宫玄武门既是宫殿的北门，同时也是唐长安城北郭墙上的主要城门，是防卫、掌控宫廷的重要节点。在著名的玄武门事变中，唐太宗就是因为掌控了玄武门，因此顺利地诛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并成功地迫使唐高祖让位，自己得以顺利地登上帝位。而在此之后发生的几次宫廷政变，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神龙三年(707)七月，唐中宗李显的第三子、皇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欲挟持中宗，杀死韦后及安乐公主等，但因贻误战机而未能控制玄武门，导致未能进入太极宫，致使政变失败。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六月，韦后和安乐公主等密谋毒死中宗李显，立温王李重茂为帝，并欲相机废黜重茂自立。相王之子、临淄王李隆基得知，即联合太平公主等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引兵夜披玄武门”¹⁵，控制了玄武门，从而顺利进入太极宫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及诸武党羽，掌握了军政大权，威迫少帝重茂让位，相王登基，是为睿宗，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故而，陈寅恪先生总结道，“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¹⁶。

11、(唐)杜甫撰，(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诗笺卷一二，古逸丛书覆宋麻沙本，第174页。

12、(宋)宋敏求、(元)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长安志》卷六《宫室四》，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34页。

13、(唐)慧立本、彦惊笺，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迦方志》三藏法师传卷七，中华书局，2000年，第154页。

14、(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八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8页。

15、前揭《新唐书》卷七六“列传第一后妃上”，第705页。

16、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二《礼仪(附都城建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70—71页。

按《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三苑》所述，太极宫玄武门外就是禁苑，北枕渭水，南接都城。而据附图及相关记述，禁苑之南、北城墙之北尚有一块东西狭长形的空间地带^{〔1〕}。该地带西与太极宫宫城齐平，东与大明宫西便道相接，南北宽约五百米，空间较敞阔富裕，新建城门、殿堂、独院等建筑现实可行，同时也是出入宫殿、进入禁苑并通向北面各地的交通要地〔见图一、图二〕。此地带之北，自古以来东西横亘着一道龙首原，原顶最高海拔约在413—415米，而龙首原高地之南的地面要低许多，海拔高度在400米上下，两者高低差别达10余米以上。玄武门外这种特殊的地形地势，必须要充分利用，并加强建设布控。

《长安志》卷六曾提到太极宫玄武门外的“内苑”，《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三苑》中曾提到太极宫北面的“北苑”，而《资治通鉴》之《唐纪十四》又提到太宗“还入东苑”（“还入”意即往返都经过）。其实，其名称不管是“北苑”“内苑”还是“东苑”，各有不同，但从地理空间而言，实际上均指同一范围，即太极宫以北、龙首原高地以南的东西长条形地带。其名称的变化随着朝政宫殿的替换、年代的先后而有变化，隋代、唐高宗时先有北苑、内苑的名称，后至唐太宗时才有了东苑的称法。

事实上，北阙（玄武门—显道门）建筑群的大规模营建，大大弥补了太极宫内因建筑、园林密集导致的空间缺乏，完善了宫廷建筑功能延伸的需要，方便皇帝进出太极宫和举行相关重要的政治活动（如设宴、献俘、弘佛、举哀等），而且客观上也大大加强了太极宫北阙一带的警卫安全。

最后，大营北阙的客观原因之一还因为太极宫内特别是后宫部分建筑密布，可用空间已经非常局限。隋大兴宫新建以来及至唐初的几十年中，作为唯一正宫的太极宫，内部功能性建筑布局已经基本就绪。单就玄武门内的后宫而言，西侧分布有北海、南海、西海、山池院、熏风殿、就日殿、咸池殿、承香殿、望云亭、凝阴阁、千步廊、淑景殿、采丝殿、归真观等建筑、池苑；东侧则分布有东海池、景福台、功臣阁、凌烟阁、紫云阁、山水池阁、南北千步廊、孔子庙、佛光寺以及二院三库一仓等建筑^{〔2〕}。这种情况说明，太极宫后宫部分明显没有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空间，增建新建筑只能在北阙玄武门外进行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1〕（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三苑》，中华书局，1958年，第28页。

〔2〕（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宫城》，三秦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A Textual Survey to the Location of Emperor Taizong's 'Da Ying Bei Que' of the Tang Dynasty

Gong Guoqiang

ABSTRACT: This thesis presents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location of 'Da Ying Bei Que' (大营北阙), the northern palace gate of the large-scaled construction of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geographical data, denying it as Yuhua Palace and the Daming Palace. It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northern gate to be localized around Xuanwu Gate to Xiandao Gate.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66 to 076.

ABSTRACT: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Northern Palace Gate; the Taiji Palace; the Buddhist Preaching Monastery; the Daming Palace

A Study on the Painted Wooden Pagoda in Dunhuang Dedicated to the King of Khotan

Guo Junye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painted octagonal wooden pagoda of the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by analyzing the painted contents, functional attributes and archaeological context, finding that the murals on the pagoda are based on the Sarvadurgatipariśodhana Maṇḍala,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the burial rituals, popular in Tibet, then introduced into Dunhuang during the Tibetan Occupation period. This pagoda along with another silver pagoda excavated serve as the reliquaries for the cremation remains of Viśa' Śūra (or Li Congde), the King of Khotan, or as a ritual object for the salvation of his soul. The Sarvadurgatipariśodhana Maṇḍala in the murals of the pagoda represents the impact of Tibetan funeral customs on Khotan and Dunhua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which aims to purify evil and liberate the dead.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77 to 092.

KEYWORDS: wooden pagoda; King of Khotan Li Congde; Sarvadurgatipariśodhana Maṇḍala

On the Types and Shapes of the Longquan Black-Bodied Celadon of the Southern-Song Dynasty

Zheng Jianming

ABSTRACT: The black-bodied celadon, featured by high-quality and superior grade, first emerged during the Southern-Song dynasty. There are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wares used for decoration and rituals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uthern-Song imperial court. It is studied that this type of wares are fired in Yue kilns, Longquan kilns, and the Southern-Song official kilns. Longquan leading in the number of kilns and range of scale and the types of products with the clearest developmental sequence gathered the concentrated superb technical level of black-bodied celadon. By feature and techniques, the Southern-So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93 to 107.